

品尝年味 (五章)

许文舟

村史馆

实物的证词，依次出列。证明老家，穿着破旧的人们，一步一步走到了小康。煤油灯，把自己燃成一段往事。保存在农户家中的族谱，看着提两代人的饥寒。那些随花香远走的姑娘，终究没有跟着一只蜜蜂重返。

豁口的土碗，盛下了不完满的生活。裹衣披在残墙内外，是星儿半点的狗吠鸡鸣。第一张万元户奖状，算是镇馆的藏品。中国的村子，从饥寒到温饱，花去了一个老农半世年纪。

应该收的东西还很多，垫支了青春的村支书，引进了第一家茶企。把一片叶子做成了这个村子，最好的封面。第一个娶回城里姑娘的打工者，给了土地无数响头。

顶灯打在一块绸缎上，我担心即使这轻抚抚摸，也是带刺的手掌。黑夜拾级而上，是落叶卷起的晨光。改革的春风，正穿过四面埋伏的夜。

可惜没能将见证土地承包的乡亲都请到馆里。充满饥渴的土地，从此丰硕。

阿定山

这不是天涯，我不带长剑，但需要用春风涂去小小的忧戚。

先是父亲离开了我，后来母亲也来到山上。焚香化纸，我怀疑那些根深蒂固回忆，每一寸土，都活着它的盘根错节。

距县城只有一百公里，不过是春风的一次转身，我要等雾白离去，牛曲迢迢回旋。摘下口罩，细嗅泥香，沉默里，有祖先们不屈的呐喊。

苦修的铁匠，取出胸中的烈火，给铁除锈，让刀生锋。一把镰刀，同时也是姐妹们，披荆斩棘的把式。

我不祈求佛顶，生我养我，除了父母，还有五谷。我想要的是青烟冉冉，将无穷欲望统统回炉。撇去杂质，再把父亲走前的话，逐一领悟。

想想谁比一片叶子幸福，清泉石上流，它却在悄悄吐故纳新。

在老家的阿定山上，约会年味。我想把拉家常的时间，让给花香。

品尝年味

找了整整一个上午，都没有找出比羊皮干净的礼服。只好拎了瓶老酒，兄弟都老了。暂时把烦心的顺心的都放到一边，两坐

山一条大江，今晚就成了我的昨天。

那个站在村头盼我回去的人，已经走了。年夜饭的菜品肯定还是那样多，每一样，都是满满的乡愁。棉香的新被褥，铺成了泪水涟涟的梦境。

打开开着锦年与岁华的酒杯，就在春天，宴请诸神。春天把天空擦得干净而蓝，却把我的心翻得比鸡毛还乱。

我带走的一捧泥土，藏着与春天接头的秘密。我还要到山上走走，俯拾一路抛洒的脚印。

年猪饭

先择吉日，再订良辰。自酿的酒，储满瓦缸，或者土坛。酒花，是生活的细浪。醇厚的滋味，完全是泥香的再版。

然后把日子，给邻居，给远亲，给山神，给迫不及待的春风。不是节日，却有三弦助兴；不发喜帖，总是喜色满院。

磨刀霍霍的黎明，杀猪的人陆续走到一起，锅里的清泉龙腾虎跃。提猪尾巴的，得力拔干籽；揪猪耳朵的，需要虎口拔牙的勇气。

雷鸣的汤汁，加厚的红肉，七盘八碟，真的容不下年猪饭的乡愁。酒碗里的家常，茶杯里的亲情，都在一个下午，轮番登

场。一杯杯，春风便眼里情不自禁。

烧、煎、炸、炒，把乡愁重新诠释。喝、品、尝、饮，将亲情聚议。日子，在冬寒里变得格外温暖，生活，总是在无尽的苦楚里回甘。

春风最离场，它需要赶路。诸神贪杯，其实是美好的故乡，让它流连忘返。

花舞人间

人间，有花影款款，整座山花魂犯案。蜜蜂亮翅，强心，收起针毒，给喜欢甜的人们积下口福。蝴蝶总觉得什么礼服都很陈旧。春天走了，三角梅决定留下，迎接那些比花朵容易激动的诗人。

曼陀罗开得亢奋，等着高人，提炼炼蜜汗秘药。与琵琶相遇渡口，也有重重心事，像枫叶荻花与幽咽的泉流。在这里，只有石头保持沉默，野百合也有自己的从容。

我想邮寄果香的清晨给远方的诗人。坐在月色里，用针挑的语言布道隐喻。我想把蜜蜂说过的话那作我用，在一朵花面前，知礼节懂得谦虚。想说一句，就有两句的冲动。

那么多花朵呆在此地，只有春风在远方捶胸顿足。我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蝴蝶的衣袂，农舍的走道，花木扶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回家

尹祖泽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据传，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他们用朱砂涂脸，身披鸟羽，唱歌吃馐，热闹非凡。至于互相拜年宴请，则起自汉初，对此《通典》有所记载。

由此可见，过年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至今仍然兴盛不衰的原因是其文化底蕴深厚，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中。不管你走多远，每到春节的血脉，很多人心里便会生出浓浓的乡情来：家乡过年的种种风俗习惯，家里家外装扮一新的红灯笼、春联、年画、窗花……还未动身，归心似箭的乡愁已经回归故里了。

脚踩着乡土，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心落到实处——总算回来了！四处看看，山水依旧，只是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新盖的楼房增多了，一切都在变化中，家乡的面貌愈来愈崭新了！望着绿树簇拥的村子，亲切油然而生。

来到家门口，我止步了。东瞧瞧，西看看，记忆中的方向位置没有变，但竹篱笆的围墙变成红砖墙，两

根木柱牵引的破门，变成出檐架斗的高大门楼，门扉是镶嵌铜环的朱红色，门墩是凿成芝麻花的青石条，两个大红灯笼高挂，彰显出富贵、喜庆的气氛。我迟疑地上前拉起铜环，“咚，咚”叩了两下。院内传来狗吠声。接着是脚步走动声传来。大门“吱呀”一声开启，弟弟惊喜地叫道：“哥回来了！”赶忙接过我提的东西，迎接我们进家门。一走进家，父亲母亲从门厅里走出来，眉开眼笑地将我一家三口带进客厅。宽大崭新的客厅里一盆炽热的炭火散发的热气，驱走我身上的寒气，我身心暖喜不自胜。捧着弟弟端过来的一杯甜茶，抿上一口，茶水的甜蜜融合米花的喷香，让我品尝到了幸福生活的滋味。再看看心宽体胖的父母亲身穿红底黑花唐装的富态相，我深知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赶走了贫穷，吃不饱穿不暖的穷日子一去不复返！过年，不再是愁苦、贫穷相随，是富足、温暖相拥，其乐融融。

“噼里啪啦——”除夕迎新的鞭炮响起。热气腾腾的年夜饭摆上桌，香酸辣甜滋味多多。一家人举杯，欢声笑语飘荡农家小院。

(作者单位系洪江市第二建筑公司)

花灯闹新春

余述祥

春节期间，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国花灯艺术之乡——弥渡格外热闹。扎灯笼、组灯班、搞排练、挂花灯……群众自发地聚在一起，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弥渡花灯元素把幸福弥渡的年味装扮得浓浓的。

“灯从唐朝起，戏从宋朝来”，春节期间玩花灯在弥渡历史悠久，弥渡花灯闹新春更是弥渡的一项传统民俗。每到春节前夕，群众就自发组成大大小小的灯班，精心排练，组织扎制牌灯和龙、狮、凤、麒麟、蚌壳、白鹤、彩船等灯彩。到了春节，就在城乡巡回表演，祈盼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看，兔年大年初一——大早，各种灯班穿行于弥渡城乡的大街小巷，奔走在各个单位和企业之间，到单位、到企业、到各家各户表演。让弥渡城乡一下子沸腾起来了，成了花灯的海洋。年味又回来了，这是弥渡人今年

最深切的感受。春节的第一天，在弥渡美食街，多彩非遗贺新春，过一个健康平安年。2023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弥渡美食街春节七天乐花灯民歌文艺演出火热开演。花灯说唱《二十大指引复兴路》拉开演出序幕，经典传统弥渡花灯戏《游春》《大茶山》《三访亲》《闹渡》等节目依次上演，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近年来，弥渡县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文化创意赋能乡村振兴，同时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旅游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打响“泡温泉、品美食、赏花灯”文旅品牌，让小河淌水·幸福弥渡成为“网红”打卡点和旅拍热点。

如今，弥渡县挖掘春节文化的深度、拓展文旅融合的宽度、创造“风景之上皆是生活”，走出非遗文化的赋能路径、小河淌水乡村游的创新路径、农文旅融合的拓展路径。

(作者系弥渡县文化和旅游局退休员工)

心向远方

李忠

那是一个满月的夜晚，独自在书房看书时，偶然读到作家肖复兴的散文《年轻时应该去远方》。

文章开头，肖复兴便提到自己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利用寒假开车从就读学校所在的北方出发到南方旅游。肖复兴动情地说：“我羡慕他，也支持他，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过的东西，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

那晚，如水的月光清冽而朦胧地将世界点缀得斑驳陆离，若有若无的微风，不时从窗外徐徐飘入。我在恍惚迷离中细细读完《年轻时应该去远方》，心中像是平静的湖面落入一粒石子，激起层层叠叠的波澜。

谁都知道，肖复兴笔下：“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即使力气单薄、个头又小、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藉着风力也要吹向远方……”

肖复兴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在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离家北上，跑到了北大荒，自然吃了不少的苦，但那段经历却让肖复兴在见识到痛苦与残酷的同时，也触摸到美好的乡情与故人，而那一切不仅谱就了他当初青春的谱线，也成了他今天难忘的回忆。

的确，年轻时尽管幼稚，却应该努力地拼搏，哪怕会付出代价，也应该勇敢地往远方闯荡，去品尝更多的

人生滋味，收获只有在年轻时才能拥有的收获。

我出生于滇西北峡谷深处的一个边陲小镇。小时候，仰望着头顶的“一线天”，我常会想象山外的世界，盼望长大后能像一只自由的鸽子，去远方飞翔。高中毕业，我就义无反顾地带上行李，独自离家到很远的异乡上大学。

那些年，远方于我有着一种巨大的吸引力，我经常搭乘火车，摇摇晃晃地漂泊在去远方的路上。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独自站在陌生的街道，呼吸着陌生的空气，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便会在心中涌动。那一张张擦肩而过的陌生面孔，那一幅幅流动的陌生的街景，都会激荡起我对生活的憧憬和不断前行的勇气。

很多年后，我停下脚步，像啄食般一点点建立了自己的家，拥有了平淡琐碎的生活，不再独自远行。可每次不经意间想起年轻时漂泊的日子，我都能从岁月深处那些些影绰绰的远方中，重新拾起生活的力量，安然走出一波又一波的迷茫。

人的一生中，并非所有平凡的生活都是苟且，可无论是年轻时的过去，还是年老后的将来，远方都无疑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无声无息地陪伴你，即使历经沧桑，看遍春秋演绎后的苍凉，它都会坚定地巍然地站在你的身后，最终，成为你生命里永恒的风景。

(作者单位系怒江州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由的春天

听松

谁都期待
在自由的空气里
随意生长
漫天的风雪
渐渐落暮
冰冻的原野
漫漫消融
冬眠的思绪
也告别了梦乡
和风拂过期待
枝头托起了希望
花儿露出了笑颜
一只兴奋的鸟儿
登上七彩的舞台
引吭高歌
唱一曲迎春的赞歌
自由的春天啊
快播下希望的种子吧
然后静静地等待
金秋的收获
(作者单位系蒙自市税务局)

漫步初春乡野

蔡同伟

漫步在初春的乡野上
扑面而来一派新气象
地堰的迎春花
仰起金黄脸庞
返青的麦田
泛起绿油光亮
草地的芽尖
闪烁青翠锋芒
开冻的池塘
鹅鸭竞相划桨
塘边的垂柳
纤细秀发飘荡
穿梭的布谷
传播传统清唱
平坦的山道
往来运肥车辆
耕耘的犁铧
掀起滚滚泥浪……
处处蔓延烂漫的春色
处处洋溢绚丽的春光
新美的希望和喜悦
陆陆续续绽放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茶山曲

胡登凤

七村河出发
头顶狭长的一片天
置身望天坡茶山
晨雾缭绕
一片片碧绿的茶叶
长满阳光

银铃般的笑声背后
土生土长的采茶山歌
变成茶林间跳跃的鸟鸣
“茶树发芽青又青，
一个嫩芽一颗心，
小手尖尖轻采摘，
片片采来片片新。”

古茶林 阿雄关
马帮踏出古道茶香
那茶叶 插上了翅膀
化作滴滴柔情
入杯 入喉 入情
茶山 望天坡
茶叶从这里走向远方
(作者系南华县文联副主席)

说茶

烤茶的火候掌握很重要，茶叶烤不透则不够香，烤过头、茶叶糊了，则又太苦，不可口。而第二道的甜茶，大同小异，也就是一般过年过节客人进门时就待客的核桃乳扇红糖茶或者米花撒子红糖茶。第三道是在甜茶中加入花椒、生姜或肉桂等配料，让人回味无穷，即成所谓的“回味茶”，通常情况下，仪式感不是很强时似乎并不太常用。一般就是成年男子吃苦茶，妇女小孩喝甜茶。而今航行于洱海中的游轮上和上有一定档次的旅游景点，都能品尝到仪式感很隆重的“三道茶”。

而下关沱茶则因创制于大理市的下关得名，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紧压茶，由明代的“团茶”演变而来。明代谢肇淛所著《滇略》一书中有“土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团之”的记述，为沱茶的早期形式。以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作为基本原料，经过拼配、筛分、拣剔、半制品拼配、称量、蒸揉、压制成型、干燥、包装等10多道工序制作而成，且多为手工操作，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白族地域特征的技术知识和典型传统技艺。大理喜洲白族裔裔“永昌祥”1902年在下关开设首家茶叶精制加工厂，开始用沱茶工艺创制加工紧茶和饼茶，百余年来沱茶产品通过下关为中心的著名“茶马古道”，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滇西北和四川、西藏等地，极大地满足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之需，尤其深受藏族同胞的欢迎，在各族友好交往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据说“沱茶”名称的由来与四川沱江有关，汉代开通“蜀身毒道”之后大理



火草

毛天志

我工作的地方是牟定县戛街乡，生长着那种个头矮小的、五六片叶为一株，以“火”字为姓、以“草”字为名的植物——火草。乡村老者说，火草曾与我们云南这个地方不少先民、山民的生活密切相关。

翻阅资料，我从中了解到，在过去云南山里人的生活中，至少有三方面离不开火草。其一，人们撕下它背面的那一层白膜，用这种白膜作为火绒，用铁锤打出火星子，引燃火绒，用于生火御寒、烧水做饭等。其二，山民们把它那层白膜捻捻成线，纺织成布，做成衣服穿。其三，孩子学文化、求知识、写毛笔字，常常捻下火草背面的那层白膜放置在墨盒里，使墨汁不干涸。

作为山民的后代，对于山区生活时常常遇到的种种困苦和无奈，我是深有感触的。就拿这小小的火草来说一说吧。

那个生产落后的时代，没有棉花、丝绸和布匹，山民们要蔽体遮羞、防寒防晒，只有漫山遍野去寻找火草，有的山民还不顾生命危险，跑遍“九山十八箐”，翻山越岭去寻找火草来做衣服。而做成一件火草衣服需要上万片乃至几百万片火草叶子白膜捻捻成的线。从火草背面一片一片撕下白膜，一根一根捻捻成线，一扎线一扎线编织，一片布一片布染色……数十道工序，非常辛苦。

一位对火草甚是了解的朋友说：“百揉而为草，百择而为线，百揉而为布，这种火草的精神，恰恰是我们的先民所具有的百折不挠顽强生存的韧性。”为什么这么硬的纤维能够做成冬暖夏凉的衣服？就是因为人们在搓、捻、揉这么硬的纤维的过程中，把手上的汗，身上的汗，眼里的泪，全部融入火草的纤维里边，所以人们穿着会感觉冬暖夏凉。对于他这样的阐述，我尤为赞同。

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人们一直秉持着如火草纤维一样坚韧不拔、劳动光荣的品质，所以才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地繁衍下来。

此前，听闻楚雄市三街镇、大姚县湾碧傣族傣族、南华县五街镇、禄丰市乡村等地的火草麻布纺织技艺已被成功申报为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非遗保护传承名录。他们依托乡镇文化站、民族民间村寨刺绣坊，培训了一批批“火草麻布纺织技艺”传承人。同时通过非遗保护中心开展火草麻布纺织技艺进校园、进社区、进村寨等活动，让这一古老的民间传统技艺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

而今，在牟定县边远山区戛街乡山，偏僻的路边，我们随处可见草丛中一株株冒出新芽、披着绿叶的火草，它们铺满山坡。“时代变好了！”朋友发出感叹。毋庸置疑，火草遍山坡证明了人们日子逐步变好，大家早已使用电器做饭，穿上了各种料子的衣服，用上了瓶装墨汁，告别了千辛万苦寻找火草做火绒、编制衣服、储存墨汁的过去。
(作者单位系牟定县戛街乡文化站)